

公主殿

小醋
著

那些事儿

GONGZHU
DIANLI
NAXIESHIER

爬树翻墙入门通
读书刺绣她不行

大家纷纷摇头表示：
你行你来管！

小心呀，
公主！

{当迷糊公主}是缘是劫
{遭遇机智侯爷}暂且不好说
但是，鸡飞狗跳是一定的了……

横扫后宫的六公主，惨遭小侯爷智商碾压！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公主殿里那些事儿 / 小醋著. -- 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14.9

ISBN 978-7-5059-8952-8

I. ①公… II. ①小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63029号

公主殿里那些事儿

作 者: 小 醋

出 版 人: 朱 庆

终 审 人: 李金玉

责任编辑: 苏 晶

封面设计: 许 静

复 审 人: 姚莲瑞

责任校对: 傅泉泽

责任印制: 周 欣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联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, 100125

电 话: 010-65389147 (咨询) 65067803 (发行) 65389150 (邮购)

传 真: 010-65933115 (总编室), 010-65033859 (发行部)

网 址: 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E - mail: clap@clapnet.cn suj@clapnet.cn

印 刷: 湖南翰林文化商务有限公司

装 订: 湖南翰林文化商务有限公司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 710×1000 1/16

字 数: 194千字 印 张: 15

版 次: 2014年9月第1版 印 次: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059-8952-8

定 价: 25.00元

目录 CONTENT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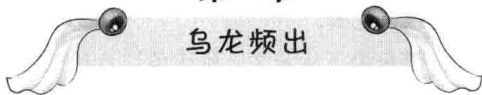
- 第一章 001
 乌龙频出
- 第二章 020
 阴差阳错
- 第三章 044
 势不两立
- 第四章 055
 情意初萌
- 第五章 072
 阴谋来袭
- 第六章 086
 心心相印
- 第七章 108
 山雨欲来





第一章

乌龙频出



乍暖还寒的时节，京城的大街小巷中却已经新绿遍地，花蕊初绽。

春闱殿试刚过，全京城都添了许多茶余饭后的谈资，此次春闱尤甚。除了探花郎是个三十多岁的男子，状元和榜眼都是二十岁上下的翩翩少年郎，一个是京城世家之子，一个是镇南藩王之孙，正值风华正茂的弱冠之年，不知道有多少闺阁女子为之芳心萌动。

今天的御花园南苑也装点得分外热闹，琼林折花宴是前朝的时候遗留下来的，传说当时的城西有一片皇家花园名琼林，一名状元郎惊才绝艳，当时的天子惊为天人，赐宴琼林，当时及第的进士和王公大臣作陪，席间状元郎折花一枝，吟诗一首，献给美艳温柔的当朝公主，两人共结连理，其间经历了叛臣谋反、朝廷动荡，两人恩爱如初，最终协助避难的天子夺回天下，被引为一段佳话，流传至今。

自此之后，这琼林折花宴便沿袭了下来，经历了朝政更迭，成为无数文人学士最风光的盛事。

当朝的景文帝在位已经二十三年了，这次的三甲算得上是历年来平均年龄最年轻的一次，除了探花郎出身贫寒，年近而立外，状元林承锦乃北齐大儒林蕴风之子，榜眼裴藹出自镇南王府，打马游街时不知道让多少闺阁女子芳心暗许。

此次赴宴的还有及第的数十名进士和历年的前三甲，一些王公贵族也在其中，有近一半是翩翩少年郎，这些北齐最优秀的年轻学子往御花园中一站，或雅致，或俊美，或英武，让一干随侍在旁的宫女一个个心头如小鹿乱撞。

一棵槐树后，两个宫女打扮的女子鬼鬼祟祟地探出头来，只见其中一个身着浅绿色的襦裙，略圆的脸庞粉嫩粉嫩的，仿佛能掐出水来，她鼻子小巧，双唇嫣红，一双眸子滴溜溜地乱转，狡黠而灵动。





“涟蓝，父皇真的还没有来吗？”她有些惴惴地问。

“是，奴婢打听过了，陛下在紫英阁召见太傅呢，还要一会儿才到。”那个名叫涟蓝的宫女小声答道。

那女子神气地笑了：“那太好了，哼，谁要和父皇一起过来坐在那台子上啊，眼睛都不能乱瞟一下，还能看得到谁，涟蓝，走，我们去找状元郎去。”

“哎呀，六公主，你小心些，别让人发现了。”涟蓝看她一下子蹿了出去，顿时心里有些发慌，紧紧地跟了上去。

那个女子正是当朝的繁云公主沐语之，她正值二八碧玉年华，生母裴淑妃，薨于康元十七年，当时她才不过十岁，景文帝怜其年幼，又经不住她的外祖镇南王连番恳求，便将她送到外祖的藩地养了两三年。

这一养，景文帝事后便后悔不已，一个粉雕玉琢、娇娇怯怯的小女孩出去，回来以后却全然变了个模样，胆大骄纵不说，还任性得很，就连景文帝的话都阳奉阴违，三天两头偷偷换个宫女、太监的服饰，不是爬树就是翻墙。

景文帝为了磨她的性子，破例将她送到了国子监，可是，圣人诗书也安不了她的心，倒是几个师傅日日被她气得来告状，相看两相厌。

景文帝心里一直念着裴淑妃，虽然这女儿和母亲性情南辕北辙，却也不忍心太过于苛责，只好把她指给了主持后宫的姜贵妃，姜贵妃雍容华贵，处事得体，想必能好好教导她。

整个后宫谁人不知姜贵妃手段厉害，都幸灾乐祸地等着看这位刁蛮公主的笑话，却不知怎的，姜贵妃轻飘飘一句“语之还小，活泼些挺好，看着喜人”，便把大家的嘴都堵了。

令人稀奇的是，自此，姜贵妃真的把沐语之当成亲生女儿一般，闯了天大的祸都有她兜着，各种绫罗绸缎、奇珍异宝都流水般地赏赐下来，让宫里头等着看笑话的人一个个都瞠目结舌。

今几个这御花园有这么大的热闹，怎么能少了沐语之这个混世小公主？更何况宫女姐姐们这些日子隔三岔五便凑在一起聊这春闹的前三甲，聊他们如何的英俊潇洒，聊他们如何的才华横溢，聊他们如何的春风得意……她的耳朵都生茧了。

“你们说的那个最好看的状元郎在哪里？”沐语之顺手从一旁的宫女手中抢过一只插着鲜花的花瓶，一边装模作样地在场中走着，一边小声地问道。

“围着人最多的一定就是。”涟蓝也不认识，只是胡乱应着。

“听说等会儿要折花献礼，你说他要是到时候献给本宫，本宫该怎么回答呢？”沐语之想象了一下这个场面，喜滋滋地问道。

涟蓝掩住了嘴，差点没笑出声来：繁云公主名声在外，京城名门贵族都闻之色

变，至今还没有一户人家来求亲的，而别的公主，早已或明或暗有主了。

“听说状元郎不苟言笑，眼界甚高，不易亲近。”涟蓝含蓄地提醒道。

“本宫就喜欢这样藏得住话的，整日里笑咪咪的都不是好东西，有个性的才是真男儿。”沐语之扬起下巴，神气地在人群中逡巡着。

忽然，她的眼睛一亮，不远处的一株古松下，众星捧月地围着几个人，她急忙揪住旁边的一个小太监问道：“那里站着的是状元郎吗？”

小太监显然不认识她，对她的没见识有点轻蔑：“这里状元郎多的是，你说的是哪个？”

“就是那个最好看最年轻最有才的！”沐语之一口气说道。

“哦，你说的是凌卫剑凌小侯爷吧？就在那里。”小太监指了指那棵古松，“最中间的那个。”

“对对对，那个状元就是姓凌的。”涟蓝想了起来，迭声地应道。

“凌卫剑……好名字！太有气势了！”沐语之精神一振，眼前仿佛看到了一个英姿卓然、眼神凌厉的少年英雄仗剑行走天涯的景象。

那几名男子正在谈笑，沐语之看不太清楚。她迫不及待地撩起裙角小跑了几步，脚下一滑，啪地一声摔倒在地上，手中的花瓶骨碌碌滚了出去。

这一跤跌得她头晕眼花，跟在后面的涟蓝大惊失色，慌不迭地喊了起来：“六……六……你没事吧？”

沐语之又气又恼，定睛一看，却是旁边的一棵大树的根太粗壮了，长到路面上拱起了一块。她手脚并用地爬了起来，恶狠狠地在地上连踩了几下：“哪个奴才把树种在这里的？长歪了也不知道来弄弄，打他二十大板！”

她的声音在空旷的四周回荡，近百道目光朝着她看了过来，原本嘈杂的御花园顿时安静下来。

前面被围着的几名男子转过头来，其中一个更是瞪大了眼睛。

沐语之自然不怵，冲着那人挤了挤眼睛——那人正是她的表兄，镇南王的幺子裴藺。

裴藺身旁的一个男子饶有兴趣地看着她，朗笑着调侃了起来：“林兄，这琼林宴还没开场，这位姑娘便将整瓶的鲜花赠予你，林兄魅力，可见一斑啊。”

沐语之一看，原本被她捧在手上的花瓶滚落在一名男子脚下，里面的鲜花掉了出来，正好对着他，看起来真的好像她折花献给他一样。

她柳眉一挑，气势汹汹地走了几步：“谁说是赠花？谁……”

她的话戛然而止，呆呆地看着那个男子，只见他一双剑眉斜入鬓角，丹凤眼微挑，整张脸的轮廓深邃，神情傲然，好像一把刚出鞘的宝剑，剑气泠泠，傲视群雄。



“凌……凌公子？”沐语之喃喃地道。

那人的眉头一蹙并不答话，目光在她的脸上停留了片刻，弯下腰来捡起那瓶花，顺手塞入了她的手中，旋即便往旁边走了几步，在一张案几前坐了下来。

沐语之的心怦怦乱跳起来，她死死地盯着他的侧脸，梦游般地看向扶着她的涟蓝道：“涟蓝，你掐我一下，掐我一下！”

涟蓝哪里敢掐，只是小声地说：“六公主，好些人看着你呢，我们快走吧。”

沐语之抬起手来，狠狠地在涟蓝的臂上掐了一下，涟蓝痛叫了一声，跳了起来，眼泪汪汪地看着她。

“不是做梦，涟蓝，你快看，他就是那个状元郎，名叫凌卫剑，凌卫剑，真是人如其名。”沐语之的眸中闪烁着灼人的光芒，那神情，让涟蓝担心她会不会一下子就扑上去，把那个叫凌卫剑的男人拖回她的明钰殿。

“我喜欢上他了，涟蓝，原来这便是一见倾心……”沐语之神情亢奋。

涟蓝不以为然，这位六公主每日都要对很多东西一见钟情，用尽法子坑蒙拐骗来以后，却丢在一旁，不知猴年马月才能再想起来。

“你看他连坐着都那么好看，那么威严，笔挺笔挺的。他看起来真的不太喜欢说话，我就喜欢他这种酷酷的模样……”沐语之喃喃地念叨着。

一块帕子从旁边递了过来：“姑娘，你擦擦，有口水流下来了。”

沐语之顺手接了过来，放在嘴边抹了两下，忽然回过味来，朝着递帕子的那人看了过去，那人正一本正经地看着她，适才赠花的调侃正是出自此人之后。

“胡说八道，本宫……本姑娘哪里流口水了？”她悻悻地辩解。

一旁的涟蓝冲着她挤眉弄眼了两下，沐语之不解，又重新打量了那人一番，只见他身着一身暗纹白色锦袍，风姿卓然，眉目温润，一张薄唇轻抿，带着一股说不出的风流俊逸。

沐语之隐隐觉得他有些眼熟，却一下子想不起来，不由得困惑地歪了歪脑袋。

那人微微一笑，嘴角勾了起来，魅惑众生。

仿佛一道灵光闪入脑海，沐语之顿时想了起来，她杏眼圆睁，双唇微颤：

“你……原来是你……你这个虚伪的笑面狐混到这琼林宴来干什么！”

沐语之不认识此人，可却着实吃过此人一个大亏。

几个月前，景文帝赏了瑜妃一个稀罕的彩贝，里面有一颗还未取下来的硕大珍珠，沐语之看着眼红，又听说这几日有外邦进贡来的许多宝物，便换了一身太监的行头，准备去藏宝阁瞅瞅还有什么好东西。

藏宝阁就在点墨阁的东边，点墨阁是景文帝批改奏折、召见大臣的地方，她不敢太过于放肆，便东遮西掩的，却不想竟在走廊上一头撞上了这个笑面狐。

当时不知怎的迷了心窍，她觉得此人十分好看，忍不住便捏住了他的下巴，学着戏文里的恶霸公子，色眯眯地抬了抬他的下巴，又顺手摸了一把他的脸，觉得手下又滑又腻。

笑面狐有些呆了，想来是第一次被人调戏。她得意得很，正想再捏一下他的手臂，可不知怎的，脚下一滑，便冲着他扑了过去，两人跌倒在一起。

她摔得头晕眼花，手脚并用地爬起来，才发现自己坐在那人身上，把人家的衣服和发冠都扯得东倒西歪。那人一直浅浅地笑着，沐语以为他是吓傻了，便威胁道：“不许告状！”

“好。”

“就说你自己摔的。”

“好。”

“没见过我。”

“好。”

后宫中人，不是十分讨厌她便是十分顺从她，从来没有一个人如此温言细语、笑意盎然地和她说话，害得她当时心痒难耐，眼珠一转道：“你将我撞倒了，要赔我，跟我走一趟我就不跟你计较了。”

“好。”

她心花怒放地盘算着，等到了藏宝阁见了什么宝贝便顺手牵羊地带走，留下这个傻呵呵的公子在那里当替罪羊，反正能进宫的人非富即贵，父皇一定不会太过于责怪他。

沐语之坏事做多了，这次却十分谨慎，她拽着那个冤大头绕到藏宝阁的后墙，炫耀了一下她的爬墙神技，只是她刚刚落地拍了拍屁股便呆住了——她的父皇景文帝正带着两个使臣模样的人谈笑正欢，见到她那身姿矫健的翻墙神技，眼珠子都快飞出来了！

还没等她反应过来，那个软弱可欺的冤大头便大义凛然地站了出来，他衣袍不整、狼狈不堪，开口便道：“陛下，臣来迟了，请不要责怪六公主，公主刚才没有压着微臣调戏，也没有硬逼着臣陪公主来偷宝物，都是微臣的错。”

结果可想而知，景文帝雷霆大怒，当着两个使臣的面便把她的贴身宫女和太监叫了过来，各打了五大板，又罚她禁足半个月，每日抄女诫、女训各一百遍。从此，后宫便传出了繁云公主生性风流，被景文帝不喜的传言。

沐语之在她的明钰殿悬梁刺股，抄了两日女诫之后，终于脑中灵光一现：那人早就知道她是六公主，为何不见礼？那人真的是被她调戏了吗？那人明明是被景文帝召见在藏宝阁，却还引着她入了陷阱！无耻的小人！



沐语之禁足了五日，便被姜贵妃放了出来，开始满后宫地打探那人的身份，甚至鬼鬼祟祟地在点墨阁前守株待兔了几日，却一直都没等到那人，天可怜见，今天终于让她碰到了！

她怒目圆睁，瞪着那个男子大喝一声：“笑面狐！本宫命你站住不许动！”

说着，她左右瞧瞧，没找到趁手的東西，只好顺手抄起手中的花瓶，便朝着那笑面狐扑了过去。

四周的人都看傻了，尤其是裴茵，他看着这个表妹如此凶蛮，头一次觉得头皮发麻：这是皇宫可不是镇南王府！在座的可都是王公大臣、青年才俊！怪不得在外面别人一谈起繁云公主都一脸叹息只会摇头！

那笑面狐一动不动，眼看着沐语之扑到了跟前，他却忽然迅疾地往旁边一让，沐语之一个收势不及，整个人便朝着场中的案几扎了过去。

笑面狐飞快地伸出手来拉住了她的衣袖，轻笑着说：“公主小心！”

沐语之又气又恼，哪里会领他那虚伪的好心，她使劲一扯自己的袖子，只听“嘶”的一声，衣袖断了，她站立不稳，噔噔噔地冲了几步，整个人趴在案几上，上面的瓜果点心噼里啪啦撒了一地，好几个案几撞翻在地。

沐语之呻吟了一声，几乎把牙都要咬碎了，她刚想爬起来，却见一双暗黑带金纹的靴子出现在她眼帘里。

她眼前一黑，下意识地便跳了起来，以袖掩面，捏着嗓子道：“都是奴婢的错，奴婢这就收拾！”

只是她养尊处优惯了，哪里会收拾这些，无奈之下捡起了两个破盘子，便垂着头缓缓地往后退去，盼着赶紧找棵大树做掩护好撒丫子溜走。

“语儿，你怎么又来捣乱了？”景文帝的声音淡淡地响了起来。

沐语之僵在原地好一会儿，终于把袖子放了下来，她定睛一瞧，只见景文帝沐天尧一身明黄色的龙袍，神情冰冷，一千皇兄皇姐都神态恭谨地跟在他后面，只是眼神或轻蔑，或同情，或漠然。

她扬起下巴瞧着景文帝，神情倔强道：“父皇，我只是想来瞧瞧我们齐国的才子们，不是来捣乱的。”

沐天尧看着满地的狼藉，语气冰冷：“这是不是捣乱，朕看着就明白了。”

沐天尧的脾气不温不火，可君威甚重，他很少有这样冷冰冰的口气，沐语之一听便知道糟糕了，不由得也有些心慌起来。

果然，沐天尧的目光落在了涟蓝身上，一旁服侍的于公公便走了上来，招了招手，几个侍卫拖了涟蓝便走。

沐语之惊叫一声，她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怕沐天尧来这手，他从来不打她不骂

她，出了事就拿她身旁的宫女太监开刀。

“父皇，你……你要把涟蓝带去哪里？”她有些惊惶，打打板子也就算了，这拖走是要干什么？

“不尽心的奴才留着有何用？扔了就是了。”沐天尧举步便往上位走去，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道，“语儿顽皮，诸位爱卿不要介意，快请入座。”

众人都落了座，整个园子里只有沐语之一人站着，显得甚是突兀，她身旁的案几已经被收拾干净，靠前坐着的正是凌卫剑和那个笑面狐。

那笑面狐冲着她挤了挤眼，动了动唇，吐出了三个字，沐语之剜了他一眼，咬了咬牙，终于走到沐天尧的面前，放软了声调：“父皇，我就是好奇，想来瞧瞧我们齐国的春闺三甲是什么模样，是不是像他们说的那样，英俊潇洒，才华横溢。”

“朕没说不让你来，你看你的哥哥姐姐现在不都来了吗？”沐天尧不为所动。

沐语之撇了撇嘴：“你瞧瞧，父皇你在，他们一个个都好像木头似的，刚才可别提有多欢快了，还有人撕了我的衣袖呢。”

说着，她挥了挥自己的半截袖子，不动声色地告了那个笑面狐一状。

沐天尧看着她从袖子里露出来的手，又看了那笑面狐一眼，眼中喜怒不明：“在座的可都是饱读诗书的才子，若不是你放肆，怎么会弄成这样？快去换件衣服，这样成何体统？”

沐语之扁了扁嘴，软语恳求道：“父皇，涟蓝呢？你别打她，她又管不了我，都是我的错还不行吗？”

“那就换个管得了你的！”沐天尧见她一动不动，把手中的茶盅重重地往案几上一拍，显然是心中怒极。

沐语之愣住了，眼中迅速地浮起泪花，她哽咽着说：“好，父皇，儿臣不孝，惹您生气了，儿臣这就去母妃灵前领罚去，不在父皇面前碍眼就是。”

这是她的撒手锏，轻易不出，这回沐天尧显然是真的要拿涟蓝开刀了，她挤出两滴眼泪，抽噎了两声，便拎起裙摆，头也不回地朝着内宫跑去。

虽然大半是演戏，可演到一半，沐语之也真的伤心起来。在镇南王府的时候，她是何等的逍遥自在，可回了这皇宫，母妃已经去了，父皇这么些年没见，也总归有些生分，每日里不许这个，不许那个，除了刚进宫那两日，就没给过她好脸。

转了几个弯，沐语之便来到了供奉历代帝王、皇后、嫔妃灵位的上福宫，她的母妃裴淑妃的灵位在偏殿的角落里，她一屁股便坐在了灵位前的蒲团上。

“母妃，父皇不喜欢我，你还是把我一起带走吧。”她悲从中来，趴在地上呜呜地哭了两声，拿眼角的余光瞧了瞧，果然，外面有个小太监跟着。

她哭得更起劲了，不一会儿，门外便响起了脚步声：“咦，语之怎么跑到这





里来了？”

那声音矜持低柔，声如其人，正是掌管后宫大权、最得圣宠的姜贵妃，沐语之顿时止了哭泣，她跪坐在蒲团上，眼中水光潋然，嘴唇微扁，那神情委屈至极。

姜贵妃的眼中闪过一丝怔忡，旋即便微微一笑，她走过去扶起了沐语之，叹息道：“瞧你这模样，陛下怎么舍得罚你？简直和我那可怜的裴妹妹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。”

“父皇……父皇才不喜欢我呢……”沐语之垂下头来，沮丧地说。

姜贵妃温言劝道：“陛下有这么多儿女，偶尔思虑不全也是难免，就像后宫之中这么多嫔妃，哪个不盼着陛下多看自己一眼？可陛下分身乏术啊，当初你母妃就是想得太多，一下子从天上掉到地下就……”

她倏地住了口，失笑道：“瞧我，和你这小孩子说这个干什么。”

沐语之第一次听姜贵妃说起她的母妃，忍不住便抓住了她的手：“我想听，我母妃是怎么死的？我问了好多人，他们都说不知道。”

“谁敢嘴碎？妄议者死！”姜贵妃的丽眸一闪，语声森然。

沐语之吓了一跳，撒娇地晃了晃她的手：“姜母妃，没人说啦，所以我才来问你。”

姜贵妃的脸色顿时缓和了下来，她爱怜地拍了拍沐语之的脑袋说：“你母妃是得病去的，想得太多，我怎么劝也不听。以后别提你母妃的事情了，省得陛下看你越加难看了。”

沐语之神色一黯：“我知道，一定是父皇疼爱的人太多，母妃才伤心得病了。”

“总而言之，让自己过得快活一点就行了。”姜贵妃笑吟吟地扶着她站了起来，“听说你今儿个在琼林宴上看中了一个人？”

被姜贵妃一提，凌卫剑那冷酷傲然的模样立刻闪入沐语之的脑海，她欢快地点了点头：“是啊，母妃，我一见他心就怦怦乱跳，你帮我出出主意，该怎么让他也喜欢上我？”

姜贵妃轻描淡写地道：“我们繁云公主看上他了，那不就是他的福气？不过，你总得让他瞧瞧你对他的真心，一来二往，他还能不拜倒在你的石榴裙下？”

沐语之向来是个说风就是雨的性子，当天晚上就发了愁，她一夜没睡好，思量着怎样才能让凌卫剑看到她的真心。

她的贴身宫女漪紫有些心疼，她从小就服侍沐语之，跟着她从宫中到了镇南王府，又从镇南王府回到宫中，感情莫逆。漪紫年长她两岁，和咋咋呼呼的连蓝不

同，她的性子温柔恬淡，行事小心谨慎，很得沐语之的外祖镇南王的器重。

“六公主，再睡会儿吧，这么巴巴地起来要去做什么？”漪紫小声埋怨道。

“漪紫，涟蓝回来了吗？你去把她喊过来，我有事情要和她商量。”沐语之心不在焉地说。

“她昨儿领了五个板子，正躺着呢。”漪紫帮她整了整衣衫，眉头微蹙，“涟蓝也是，怎么也不知道拦着你，总是撺掇你做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。”

涟蓝是入宫后姜贵妃指给沐语之的贴身宫女，因为性情的缘故，涟蓝和沐语之更为投缘，可若论亲厚，还是漪紫更胜一筹。

沐语之一听便笑嘻嘻地说：“咦，漪紫姐姐这是吃醋了吗？不许酸溜溜的，来，给本宫笑一个。”说着，她捂住了漪紫的脸颊，把她的嘴角往上挤：“瞧，笑了笑了。”

漪紫忍俊不禁，轻轻地拉下她的手：“奴婢不是吃醋，只是担心公主这样下去，要把后宫的人都得罪了。”

“我又不靠他们，怕什么。”沐语之满不在乎地说，“再说，姜母妃对我那么好，他们吃不了我。”

漪紫瞟了一眼屋外，一边绾着她的发髻一边道：“公主，不是奴婢多嘴，姜贵妃对你再好，总也隔了一层。再说了，姜贵妃这不还有五公主和大殿下吗？你瞧五公主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才名传遍京城内外，听说明里暗里求亲的都快踏破宫门了，你怎么一点也不着急？”

五公主沐吟之是姜贵妃的亲生女儿，容貌承袭姜贵妃，眉目精致，腰肢不盈一握，是京城中出了名的美人。

沐语之哧哧地笑了：“漪紫这是思春了吗？要不要我先帮你物色几个俊俏的儿郎？”

漪紫的耳根都红了，轻捶着她的后背道：“奴婢才没有呢，奴婢跟着公主，公主去哪里，奴婢就跟到哪里，倒是公主，要早些修身养性，嫁个好人家，也不枉淑妃娘娘临走前一直惦念着你。”

沐语之怔了一下：“母妃怎么说的？”

“淑妃娘娘说了，要六公主你快快乐乐地过一辈子，一定要找个一心一意对你好的男子。”漪紫的眼神怅然，想起了那个美丽温柔的女子。

“我现在就很快活，等我……追到了凌卫剑，一定会更快活。”沐语之想起那个俊朗傲然的男子，忍不住悠然神往。

“公主有喜欢的人了吗？”漪紫又惊又喜。

“是啊，就是昨日琼林宴上的状元郎，本宫昨晚就是为他神魂颠倒了一个晚





上，还想了许多主意来让他明白我的心意呢。”沐语之得意地道。

“什么主意？”漪紫忽然觉得有些不妙。

“不告诉你。”沐语之一拎裙摆，蹦蹦跳跳地便往外跑去。

“公主，公主殿下！”漪紫有些着急，追着她道，“表少爷不是中了榜眼吗？他一定和状元郎有些交情，何不请他帮个忙？”

裴蓁是镇南王的幺子，比沐语之大三岁，两人是铁打的交情。当初在镇南王府的时候，两人一起摸鱼打鸟，有福一起享，有难他来扛，真算得上是一个好哥哥。

沐语之回宫，就是裴蓁不远千里送到京城，更是受镇南王的嘱托，上下打点，为这个表妹煞费了苦心。

时隔两年，裴蓁再次入京，居然是参加春闱，更让沐语之大吃一惊的是，他居然中了榜眼，害得她连着两夜都做梦，梦见裴蓁因为夹带小抄作弊被景文帝关进大牢。

姜贵妃从来不拘着她出宫，沐语之和她报备了一声，便带上侍卫，雄赳赳气昂昂地来到了镇南王府在京中置下的别院。

裴蓁听说了她的雄心壮志，十分惊讶：“你喜欢上那个凌卫剑了？这事情可能有些棘手，这么多人里面，我唯一看不透的就是此人。”

“看不透才好，说明他聪明。”沐语之喜滋滋地说，情人眼里出西施，这句话可真是一点都没错。

裴蓁不知道该怎么向这个单纯的表妹说皇家那些钩心斗角的事情。当今景文帝一共有五个皇子，大皇子是姜贵妃所出，二皇子则是先皇后所留，虽然两人表面兄弟弟恭，私下里却各自为政。

沐语之被姜贵妃收养，镇南王府便被朝中人隐隐划为大皇子一派，裴蓁虽然持身秉正，从不结党，也难免被人误解。

而那凌卫剑，深受帝宠，自前年高中状元以来，便被选入翰林院任试讲，一年后便被选入吏部任职，一路升至吏部侍郎。两位皇子对此人多加拉拢，无奈他的太极功夫滴水不漏，让人看不出半分端倪来。

裴蓁想到这里便有些头疼，他可不认为沐语之能打动得了凌卫剑。

“语之，这个凌卫剑不适合你，我也认识几个青年才俊，不如……”

沐语之顿时恼了：“你帮不帮忙？不帮的话我现在就去凌府找他。”

“好好好，”裴蓁顿时投降，“这几日我和他套套近乎，看看能不能寻着机会帮你探个口风。”

“不用，”沐语之傲气起来，“你只要告诉我他的行踪，旁的事情我自己来。”

沐语之在宫中等了两天，这两天她也没闲着，把搁在书房里落满了灰的诗书都翻了出来。那凌卫剑既然是个状元郎，想必喜欢舞文弄墨。

沐语之向来顽劣，被沐天尧逼着在国子监读书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，现在突然这样勤奋，让漪紫和连蓝都担心她是不是中了邪。

她把两人都赶出了书房，一个人坐在一堆书中，好不容易挑出了两句深奥的、有关人生哲理的句子，抄在了笺纸上，又取出了一张浣花笺，兴冲冲地写下了一句话——山有木兮木有枝。

这句话她写得特别用心，一连废了好几张纸，最后写出来的字居然是从来没有过的好，细看之下还带了点柔婉清媚的韵味。

她满意地迎着阳光看了又看，想象着那个傲然的青年看到这句话时，那冰封的嘴角扬起一个小小的弧度……不禁悠然神往。

沐语之将这三张纸折起来放入信封，想了片刻，又将一朵桃花压扁放了进去，满意地封好。

还没等她想出来怎么去送这封信，门外漪紫的声音便响了起来：“公主，五公主来看你了。”话音未落，沐吟之便推开门走了进来。

她今日穿了一身月白色的百褶裙，裙摆上绣着点点的红梅，发髻高高绾起，一张巴掌大的瓜子脸上眉眼精致，莲步轻挪，恍如仙子一般。

“妹妹，你一个人躲在书房做什么？”她双唇轻启，那声音轻柔动听。

沐语之瞧着她的模样，忍不住凝神屏息，说话都不敢大声了：“姐姐，你怎么来了？”

沐吟之掩嘴一笑，眉目流转：“我听说妹妹你思春了，所以过来瞧瞧。”

“姐姐就会取笑我，”沐语之跺了跺脚，“我听说，向姐姐求亲的人都快踏破宫门了。”

沐吟之矜持地笑了笑，然后亲昵地拉着她的手坐了下来，一旁的连蓝十分机敏，早就把杂乱的书都收拾好了，漪紫也亲手泡了一壶花茶。

“妹妹昨日是不是为了心上人才偷偷跑去琼林宴的？怪不得敢当着那么多人的面顶撞父皇，我都替你捏了一把汗。”沐吟之眉头轻蹙，略带责怪地道。

一旁的漪紫一听，上前轻轻地替沐语之捏了捏肩膀，柔声道：“六公主就是小孩儿心性，好奇琼林宴而已，哪里会为了一个素未谋面的人去顶撞陛下。”

“我躲着父皇还来不及呢，都怪连蓝，说父皇在召见太傅。”沐语之白了连蓝一眼。

连蓝急了：“公主，千真万确，我们出来的时候陛下的确是在见太傅，奴婢也不知道陛下见得这么快啊。”





“好了好了，我知道了，瞧你急的。”沐语之捏了捏涟蓝的脸蛋，神色欢愉，显然已经把前两天的不愉快抛到脑后去了。

说着说着，她好像想起了什么，上上下下地打量起沐吟之来：“姐姐，你是不是在琼林宴上收到哪个才子的花，动了芳心，今天找我炫耀来了？”

沐吟之的脸上泛起一抹嫣红：“哪有的事，谁还能真的献花，都是祝父皇身体健康的。我只不过……只是觉得有个人挺……挺好的。”

“谁？”沐语之顿时激动起来，“姐姐你喜欢哪个？说不定我见过。”

“就是坐在离主位不远的，姓凌，长得十分斯文，性子也很温柔，笑起来很好看，说起话来又风趣又犀利，父皇看起来……很欣赏他。”沐吟之的眼神有些飘忽，显然想起了那日心上人的风采。

“斯文温柔？”沐语之瞪大了眼睛，“姐姐，你不会喜欢的是……是那个笑面狐吧……”

“笑面狐？”沐吟之怔了一下，嗔怪道，“你就会埋汰人，你倒是说说你喜欢的是哪一个？”

“真巧，我喜欢的那个人也姓凌，不过他和笑面狐不一样，他是看起来沉稳又可靠，一看就可以托付终身的那一种。”沐语之闭上眼，陶醉地说。

沐吟之顿时松了一口气：“原来你喜欢的是林公子，林公子也是京城五公子之一，才华横溢，就是寡言了一些，据说连状元的喜报送到他面前时，他都没有笑一笑。”

“寡言的好，我话多，刚好凑成一对。”沐语之笑嘻嘻地说。

“你羞不羞！现在就说这种话，小心被别人听了去！”沐吟之作势要去掩她的嘴。

“你才羞呢，偷偷摸摸喜欢上别人，是不是想急着嫁出去了？”沐语之侧身一让，抓住了她的两只手，姐妹俩顿时笑闹成了一团。

没过两天，裴藿便送来了口信，让她明日到京郊的悦思书院来，凌卫剑和几个好友应院长之邀，会在那里开个诗茶会，以诗会友，以茶论道。

沐语之手里捏着自己写的那封信，思来想去，决定在和凌卫剑见第二面之前便要把这封信交给他，让他瞧瞧，自己也是个勤奋好学、颇有才情的公主，以挽回那日的狼狈形象。

漪紫怀里揣着沐语之沉甸甸的嘱托出了明钰殿，过了一个多时辰才回来，沐语之一直在殿门口翘首以盼，一见她便扑了上去，满含期盼地问道：“怎么样？有没有见到凌公子？”

漪紫犹豫着道：“见是见到了……”

“他长得好看吧？他是本宫的，你可不许和我抢啊。”沐语之扬扬自得地说。

漪紫哭笑不得：“公主你说什么啊，奴婢怎么可能抢凌公子！凌公子长得的确好看，和几个表少爷不分伯仲，可是……”她迟疑了片刻，终于还是没有说出口。安远侯家的人一听说她是繁云公主宫里的，面上虽然恭谨，可那口气却冷淡得很。

“凌公子是不是对你不理不睬的？”沐语之看着她的模样，猜测道，“他就是这样，不爱说话，你是把信当面交给他的吧？他有什么反应？”

“凌公子一打开信就笑了。”漪紫一想起那个凌卫剑的笑容，有些惴惴不安，“公主，你在信里写了什么？是不是真的向凌公子讨教学问啊？”

沐语之有些心虚，漪紫若知道她在信里写了情诗，必定不肯帮她送信，说不准还要说教一整天，所以沐语之骗她说，她忽然想读书了，有些不明白的地方要讨教一下状元郎，又能联络感情，一举两得。

“那是自然，凌公子饱读诗书，我自然也不能落后。”沐语之把那丝心虚抛到脑后，又正词严地说。

漪紫一怔，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：“公主终于长大了。”

翌日，沐语之一早便起来了，这趟出宫，她名正言顺地去请了姜贵妃的旨意，姜贵妃听说她要去悦思书院见凌卫剑，送了她一大堆的胭脂水粉，更是派了一个专门负责她妆容的宫女来替她打理。

沐语之被那个宫女折腾了大半个时辰，终于大功告成，只见镜子里的女子一双小山眉，双眸末尾稍稍吊起，风情万种，双唇小巧而殷红，俨如从画中走下来的仕妆美人一般。

沐语之觉得很新鲜，对着镜子左照右照：“漪紫、涟蓝，本宫美不美？”

“美！”涟蓝的眼中一片羡慕，“公主你看起来和姜贵妃一样美！”

一旁帮她装扮的宫女也笑着说：“六公主放心，想当初姜贵妃可是对奴婢的手艺赞不绝口的。”

漪紫仔细瞧了瞧，却觉得沐语之这副模样有些……不太舒服，沐语之原本幼嫩细滑的肌肤在一堆脂粉的堆砌下无影无踪，那双圆溜溜的眸子被硬生生画成了一双凤眼，美则美矣，却少了原来的那分灵气。

对着那兴高采烈的两个人，她也不好泼冷水，只好含糊地应了一声。

悦思书院位于城西，是齐国最负盛名的书院之一，当朝大儒林蕴风任书院院长，城中四品以下的官员子弟无缘进入国子监就读的，十有八九都在此求学。